

海涅文集：游记卷

目 次

哈尔茨山游记	冯 至译(1)
北海集(第三篇)	张玉书译(80)
思想·勒格朗集	张玉书译(118)
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	李清华译(196)
卢卡浴场	韩世钟译(279)
卢卡城	韩世钟译(377)
英吉利片断	李清华译(440)

战士海涅

张玉书

一八三三年海涅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我在摇篮里的时候，我这一生进军的路线就已经确定。”^①

这句话说明，海涅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战士，这名战士的进军路线早在他的襁褓时期就已经确定。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海涅是如何成为一名战士的，是哪些因素促使他拿起武器，这位战士的进军路线究竟如何。

童年时代的经历往往会对人的一生发生持久的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斯特凡·茨威格在他的名著《三大师》里告诉我们，巴尔扎克的童年经历如何影响了他此后的成长。巴尔扎克生于一七九九年。这一年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在巴黎进行了雾月十八政变，当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紧接着又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当了终身执政，成为法兰西皇帝。他大权独揽，南征北战，把胜利的旗帜插遍欧洲大陆，他的鹰徽战旗从马伦哥战场，飞越奥斯特里茨战场，耶拿战场，一直飞向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普鲁士的京城柏林，俄罗斯的古都莫斯科。法兰西的大军伴随着《马赛曲》的旋律在欧洲各国往来驰骋，所

^① 见一八三三年七月十六日致卡尔·奥古斯特·梵尔哈根·封·恩色的信。

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拿破仑皇帝奏凯的战报像雪片似的飞向各地，使各国君王心惊胆战，使向往革命、雄心勃勃的青年热血沸腾。谁不想奔向战场，为革命而战，去夺取荣誉。那硝烟弥漫、炮声震天的沙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斗，使一代青年着迷。法国革命打破了门第出身的樊篱，使得平民子弟也可因为战功显赫而从士兵擢升为将军、元帅。个人的英勇善战、聪明才能决定人的价值、人的前程、人的命运。这是何等动人、何等迷人的前景。于是英雄主义成为昂扬的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从英雄崇拜发展到渴望成为英雄。这就是拿破仑时代对巴尔扎克发生的影响。因而巴尔扎克才会发出如下的豪言壮语：“彼用剑未竟之事业，我将用笔完成之。”这个青年希望成为文坛上的君王。

海涅比巴尔扎克大两岁，生于一七九七年，可是并不是生于法兰西的国土上，而是生于莱茵河地区。当法兰西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把国王和王后送上断头台，在网球场发表气壮山河的人权宣言：“人生而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伴随着《马赛曲》激昂悲壮的旋律回荡在巴黎上空的时候，莱茵地区还沉睡在中世纪宗法制度的千年酣梦之中，君王和臣民的关系犹如封建大家庭中的父子。海涅在他描述童年经历的自传《勒格朗集》中，以幽默的口吻这样写道：

“那时候的君王并不是受苦受难的家伙，跟现在可不一样，王冠牢牢地长在他们的头上，夜里还罩上一顶睡帽，睡得安安稳稳，老百姓也安安稳稳地睡在他们脚下。早上醒来这些子民就说：早上好，父亲大人。君王们便回答：早上好，亲爱的孩子们。”

这种古老的家长制度犹如一顶睡帽，套在王冠外面，使得君王头上的王冠长得分外牢靠。是法兰西的革命军队越过莱茵河，进驻莱茵地区，带来了法国革命的理想、口号，带来了拿破仑

法典，震醒了这封建制度的千年迷梦。

可是情况突然大变：“我们早上在杜塞尔多夫一觉醒来，正想喊：早上好，父亲大人。父亲却出走了。阴沉郁闷的情绪笼罩全城，到处弥漫着送葬出殡的气氛，人们默默无言地溜到市场上去，看市政厅门口贴着的长长的布告。”

原来选帝侯逊位了。这样的变化直如日蚀突然发生，使得一般臣民如丧考妣，感到日月无光，天昏地黑。然而被压迫的民众欢呼雀跃。这是真正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革命。在莱茵地区生活的犹太人，受压迫更为深重，他们只能住在犹太区里，备受歧视。如果说一般民众感到法国大革命使他们得到解放，那么莱茵地区的犹太人更感到获得新生。一八〇六年，拿破仑皇帝的妹夫骁勇善战、倜傥风流的骑兵统帅缪拉进驻杜塞尔多夫。不久拿破仑皇帝亲自来到该城，人们像迎接解放者，迎接救世主一样迎接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海涅在《勒格朗集》里生动地记载了莱茵地区的人民夹道欢迎法国军队和争相瞻仰拿破仑皇帝英姿的景象。广场上震耳欲聋的鼓声、欢呼声表示了万众欢腾的情绪，表示了莱茵河左岸人民普遍的情绪，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如果说在巴尔扎克眼里拿破仑是一个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征服者，给巴尔扎克树立的榜样是成为一个君临文坛的帝王，使他下定决心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把他那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里的每一部小说都当成一块块垒成他文坛宝座的大理石，那么对于海涅来说，在拿破仑身上集中体现了为革命挥刀跃马驰骋沙场的自由战士的形象，为法国革命理想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的形象。

海涅在《勒格朗集》里塑造了一个法国鼓手的形象，他是少

年海涅的朋友，他用鼓声让海涅懂得了法国革命的道理，懂得了自由平等，懂得了法国人民为何奋起反抗君王贵族。

“他(勒格朗)能用小鼓把他的思想表达得清清楚楚，譬如我要是不知道‘自由’^①这个字的意思，他就在鼓上奏起《马赛曲》，我就懂了。要是我不明白‘平等’^②这个字的意思，他就奏起‘这样行，这样行，把贵族吊在路灯上’^③这首进行曲——我就懂了……总的说来，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你只有知道了在攻陷巴士底狱和推勒里宫时人们是怎样打鼓的，才能正确理解这些事件的历史。在我们学校的教科书里，你只能读到男爵和伯爵阁下及其夫人被斩首，公爵和亲王殿下及其夫人被斩首，国王和王后陛下被斩首。只有等你听人奏起《红色断头台进行曲》，你才会正确理解这些事情，你才知道这些事情为何发生，如何发生。”

也是这位鼓手让海涅懂得了拿破仑的赫赫战功，他辉煌的胜利和失败的悲剧，让海涅懂得随着拿破仑的兵败覆亡，多少人哀悼革命的中途夭折。

“我常常躺在那儿(杜塞尔多夫的王家花园)的草地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麦歇^④勒格朗叙述伟大皇帝的赫赫战功，他一面讲一面在鼓上奏出那些著名战役进行时所奏的进行曲，使我耳闻目睹，身临其境。”拿破仑兵败后，海涅又遇见了勒格朗。他又用隆隆的鼓声奏起《红色断头台进行曲》，吓得我们旁边的白桦树浑身战栗，往日的自由战争，往日的历次战役，皇帝的丰功伟绩，他都像从前一样在鼓上奏了出来，就仿佛那面战鼓本身就是一个活人，能把自己内心的欢乐尽情倾诉便感到无比欢欣。我又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④ “麦歇”是法文音译，意即“先生”。

听见大炮的轰鸣，子弹的呼啸，激战的喧嚷，我又看见近卫军的敢死精神，看见战旗迎风飞舞，看见皇帝高踞马上——但是渐渐地有一股阴郁的声调悄悄地潜入欢声雷动的鼓声之中。战鼓声中最狂野的欢呼和最可怕的悲声阴惨惨地混杂在一起，听上去既像是凯旋进行曲，又像是葬礼进行曲。麦歇勒格朗的眼睛睁得很大，神气可怕。我在他眼里只看见一片广漠无垠、白雪皑皑的冰原，上面尸陈遍野——那是莫斯科河畔之战。

“我从来没有想到一面硬邦邦的旧鼓竟能发出这样痛苦的声音，就像麦歇勒格朗现在奏出的鼓声，那是化成阵阵鼓声的眼泪，鼓声越来越轻，深沉的叹息像一阵悲怆的回声，发自麦歇勒格朗的胸中。”

使得海涅成为战士的另一个原因乃是他自己的身世。贫穷像幽灵似的缠绕了他一辈子。作为一个百万富翁的穷亲戚，非但不会受到尊重，只会蒙受羞辱。这个只会做诗不会挣钱的侄儿受到了众人的讪笑。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情诗不能打动他意中人、堂妹阿玛丽娅的芳心，银行家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他们的心里，一个平庸愚蠢、家底殷实的地主，远比天才横溢然而不名一文的诗人拥有更大的优势。复辟时期的德国现状和革命前法国的现状相差无几，门第、家世、纹章、家谱，决定人的价值，个人的才具、品德、天赋、能力显得无足轻重。贵族出身的庸才位居要津，享有特权，把持着一切肥缺。出身低微、家境清寒的子弟永无出头之日。海涅在《屈辱的府邸》一诗里所表达的情绪，说明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压抑，度日如年，因此他才能接受法国革命的理想，才会对法国革命心向往之。

我们现在来看看战士海涅的进军路线和战斗历程。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海涅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诗

歌集》获得的空前巨大的成功使海涅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蜚声文坛的抒情诗人。然而海涅并不满足于他获得的桂冠，他不只是一个吟咏风月、歌唱爱情的诗人，他还是一个战士，在他的血液里奔流着战士的血液。他决定收起诗歌这一“美丽的雕虫小技”，投入“散文宽阔的怀抱”，用游记的形式去参加“主张公正抗击邪恶”的“神圣的斗争”。从诗歌到游记，这不仅是从韵文到散文的变化，不是文体的变化，而是思想的变化，态度的变化。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给他的朋友摩西·摩色尔的信里这样写道：“这本书（《诗歌集》）装潢得奇美无比，将像一艘无害的商船在第二卷《游记》的护送下，扬起风帆，平平静静地驶入遗忘的海洋。《游记》则是一艘战舰，船上安装了许多门大炮，将使全世界大吃一惊，很不高兴。第三卷的装备还要更加可怕，我已经为它发明了一种崭新的火药，它不得像第二卷那样装载那么多压仓物品。”

《游记》一共四卷，第一卷是《哈尔茨山游记》，第二卷包括《北海集》第三篇和带有浓厚自传性质的《勒格朗集》，第三卷包括《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和《卢卡浴场》，第四卷包括《卢卡城》和《英吉利片断》。海涅的《游记》不同于传统的记载山川名胜的旅行笔记。一八二四年问世的《哈尔茨山游记》，还可以让人看出作者漫游哈尔茨山地区时的行踪，《北海集》第三篇还可以让人看到海上风光，海边的景色。在其他各卷里，海涅纯粹是借《游记》直抒胸臆，寄托思想，针砭时政，抨击时弊。从自然景色的描绘、风土人情的介绍，直到回忆往事，发表议论，纵谈天下大事，涉及政治、哲学、文艺，写得挥洒自如、妙趣横生，辛辣处令人坐立不安，风趣处令人拍案叫绝，抒情处诗意盎然，激越处奔放昂扬。看似信笔写去，随手拈来，实际上匠心独运，精雕细刻。

文笔的清新隽永和内容的犀利深邃,使得他那独特的闲聊语气具有一种看似平易随和,实则新颖别致的风格,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有抒情性又有战斗性,在德语散文中前无古人,堪称独步。在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和诙谐风趣的警句妙语后面,隐藏着两个字,这就是“革命”。在那些轻松幽默、滑稽突涕的段落里面,往往会夹杂着一句两句画龙点睛、发人深省的妙语,这就使得这些看似插科打诨的闲言废话,都具有革命的内容,战斗的气息。

所以海涅称他的《游记》为炮舰。这些炮舰自然不仅是为了护航,它们本身就有战斗任务,它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统治下德国的鄙陋状况,其中包括德国的市侩。海涅憎恨贵族,因为他们是一群寄生虫,完全凭着自己的出身才得以享荣华富贵,他们自诩门第高贵,血管里流着贵族的蓝色血液,倨傲、骄矜、无知、蛮横,他们养尊处优,像吸血鬼似的吮吸着民脂民膏。海涅一讲到他们,便按捺不住心头的仇恨和怒火,可是他没有破口大骂,厉声斥责,而是把他们的无耻和愚蠢拿来示众,把他们置于嘲讽的箭矢、锋刃之下。这恐怕是最致命的一击。在对敌斗争中最犀利、杀伤力最强的武器,莫过于讽刺。他表示了一个战士在精神上智力上的优越,这个战士无视敌人外貌的强大,居高临下地奚落自己的敌人,用可怕的笑声剥下敌人身上的华丽装饰,让人看到这些锦衣、华裳、纹章、家谱掩盖着多么空虚的灵魂、多么愚蠢的头脑,从而使敌人在精神上再也没有任何优势,只是人们嘲讽的笑柄。他们出身的高贵掩盖不住心灵的卑下,他们还在胡作非为,还在仗势欺人,然而这样的时日已经不长。海涅预言:人们只要没有吃喝,便会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击鼓,弹奏出《红色断头台进行曲》来的。那时候,贵族们又会

被拉去吊在路灯的杆子上。他相信,新的革命的洪流会把他们冲进历史的阴沟。请看海涅在《北海集》第三篇里如何批评汉诺威王国的贵族:

“在汉诺威这个国家不见别的,只见家谱树,树上拴着马儿;到处尽是树木,因而全国昏暗朦胧,虽有马匹无数,国家却裹足不前。”这些贵族十分倨傲,海涅接着写道:“的的确确,汉诺威的少年贵族如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免去不少怨言。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老老少少同样荒唐地认为,仿佛他们尽是世上的鲜花,而我们则只是一片野草,老老少少尽干同样的蠢事,都希望以祖上的丰功伟绩掩盖自己的微不足道。”在这些《游记》里,海涅讽刺的锋芒直指这些贵族的总代表国王,这些贵为君王的蠢材也并不比他们的臣下高明,把这些迷惑人的假面揭去,君王的尊严何在?他在《北海集》第三篇里谈到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好处是结束了许多小国君王的统治时这样写道:“这么一大批十六开的专制君王不得不停止执政,这对四分五裂的德国倒是功德无量的一桩善事。想想我们可怜的德国人得养活这么多这样的人物,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笔锋一转,海涅开起玩笑来了,他希望将来能把德国公主送到美洲各国去当总统和未来国王的拥有合法身份的夫人:

“倘若他们一下子拿去六个公主,第七个我们就免费奉送。”

因此他把德国比作“一座巨大的君王繁殖场”。“向邻近各国执政的王室供应必需的母马和种马”。

海涅攻击天主教会,由于教会的伪善和欺骗,天主教的教义宣扬人间的一切幸福欢乐,皆是虚幻的过眼云烟,真正的极乐是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人的灵魂的得救重于肉身的幸福,为了死后得登天上的极乐世界,它教人以“狗样的谦卑和天使般的忍

耐”，解除人民的武装，使人安心受压迫受奴役而不反抗。所以海涅称它为吸人鲜血的蜘蛛，是毒蛇，是专制主义的最得力的支柱。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借助神学家、教士、哲学家、法学家大肆宣扬这类欺人之谈，以达到麻醉人民、削弱人民斗志的作用，因此那些为现存制度粉饰美化的御用文人们也是海涅利箭的靶子。

在《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中，海涅写道：“尽管还有几个借助哲学出卖自由的叛徒，炮制最精巧的连锁推理以便向我们证明，千百万人是作为几千特权骑士的牲口而被制造出来的，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的，只要他们证明不了前者是背着马鞍，后者是脚上带着马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们就无法使我们信服。”

在《卢卡城》里，海涅批判黑格尔的保守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萨维尼、胡戈、艾希霍恩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的论据。“唉，这些理应唾弃的家伙，想用哲学的说教把我们引入温和的奴隶制，比另外一些已经遭到唾弃的家伙总是更加值得尊重。后面这些家伙在捍卫专制主义时连明智的理性原理也不去探索，而是按照历史观点作为一种习惯法来加以保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会逐渐习惯于这种习惯法，把这当作合法的、法律上具有效力的、不可推翻的准则。……可怕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捍卫专制主义，不管这主义如何荒谬愚蠢，一概作为合理或者合法而加以捍卫。”海涅接着说：“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御用文人，这些人已经沦为奴隶，然而他们没有照塔西佗说的去做：沉默是奴隶的荣誉，而且是饶舌地美化奴役。”

海涅自称是革命的鼓手，他的鼓声号召人民向敌人发起冲

锋,同时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唤醒那些被封建统治长期压迫,被封建理论长期毒害因而变得浑浑噩噩的人民大众。要唤醒民众必须涤荡弥漫全国的市侩气,这也成了海涅的战斗任务。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说:格廷根市侩之多,犹如“海边的污泥”,岂止格廷根是如此,全国各地市侩比比皆是。在德国市民阶级中那种欺下媚上、奴气十足、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因循保守、谨小慎微、附庸风雅、惟利是图的庸俗风气,德国知识界那种咬文嚼字、引经据典、繁琐考证、缺乏创新,沾沾自喜于一字之得一孔之见的作风,都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的软弱性和保守性。这种市侩气犹如一片毒雾,毒化精神生活,戕害民族性格,因而海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在《英吉利片断》中痛心地谈到德国人:

“至于德国人,他们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平等,他们是一个想入非非的民族,他们是仅仅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中,而没有现在的思想家,向往过去和憧憬未来的思想家、梦想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有现在,他们每天都进行着斗争和反斗争,每天都在谱写历史,德国人没有需要为之进行斗争的东西,而当他们想起可能确有值得占有的事物时,他们的哲学家就明智地教导他们去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海涅接着又说:

“由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睡觉,都在做梦,或许我们可以不需要自由,因为我们的专制君主同样在睡觉,只不过他们是在做专制暴政的梦。……一旦自由在整个世界上消失(上帝保佑,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德国的梦幻者会在他的梦中重新找到它。”

从这些痛心的话语里我们可以感到海涅对人民的深切的爱。在整个二十年代,战士海涅始终把法国大革命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贯穿整个《游记》的是一阕法国大革命的颂歌。在海

涅眼里,德国和法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法国是爆发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代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精神,在那里摧毁了封建的锁链,建立了自由这一新的宗教,是自由的乐土,因而“巴黎是新的耶路撒冷,莱茵河就是约旦河,它把自由的乐土同市侩们的国土分开”(《英吉利片断》)。作为市侩们国土的德国还笼罩着中世纪的沉沉黑夜,魑魅魍魉在那里作祟。

正因为如此,在海涅的笔下作为法国大革命继承人的拿破仑是“自由之子”,是“代表人民的人”。海涅把拿破仑比作古希腊罗马人雕塑的大理石神像,他的手“驯服过无政府状态的多头怪物,调解过各国之间的纷争格斗”,他的嘴唇“只要打个呼哨,普鲁士便不复存在,全体教士便销声匿迹,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便应声舞蹈”(《勒格朗集》)。海涅把法国大革命比作一首英雄史诗,和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相提并论。而在法国大革命这首英雄史诗里,突出的英雄人物乃是拿破仑皇帝。这不是对拿破仑个人的歌颂,而是作者借拿破仑来寄托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拿破仑代表的法国大革命能在德国也变为现实。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能在德国实现,而他自己就为此而战。

海涅并不是不知道拿破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拿破仑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他曾经明确表示:

“亲爱的读者,我恳求你别把我当成不折不扣的拿破仑主义者,我敬重的不是人的作为,而是人的天才,不论他是亚历山大、凯撒或是拿破仑。我只是在雾月十八日——当时他出卖了革命——以前无条件地热爱他”(《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海涅说过:“拿破仑是新式人物,新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新时代反映得光芒万丈,简直使我们目眩神迷。”可是他也清楚地知道,拿破仑顺从的“时代精神”,“并非纯系革命思想,而是革命和反

革命这两种观念的合流。因而拿破仑的行动从不纯粹革命,也从不完全反革命”(《北海集》第三篇)。

可见海涅的拿破仑崇拜,实际上是海涅对法国大革命的向往。拿破仑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是革命的象征。

《游记》的最后一卷《英吉利片断》是海涅的火炮口径最大、炸药威力最强的一艘战舰,他用反讽的口气称英吉利为自由的国家,可是经过分析,英国是拿破仑的对立面,是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在这个国家,封建势力依然居于统治地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残酷的压迫剥削,贫富悬殊。英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都不能令人满意,改革后的英国国教甚至比天主教更差。政治改革后,“尽管人民的财产和人身不再取决于贵族的专断,而是取决于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仍然无非是贵族流氓用来捕捉自己的猎获物的另一种牙齿和用来暗杀人民的另一种匕首”。

早在《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一文中海涅就大胆地提出:“什么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呢?那就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犹太人、西印度黑人和其他受压迫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解放。欧洲已经成年,现在正挣脱特权者,即贵族阶级的锁链。”而在《英吉利片断》的最后一章,他干脆就把“解放”当作这一章的标题。这一章像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篇辩护词。它告诉人们,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自由和平等的学说胜利地从那普遍的认识源泉中产生,我们把这源泉称之为理性”。这个理性现在确有把握地同特权统治、特权等级制度进行斗争。“革命历史就是这种斗争的战史。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参加过这种战斗”。海涅信心百倍地宣称:“如今人们胸中的一切力量都化为对自由的热爱,自由或许是新时代

的宗教,而且又是一种不向富人而向穷人布道的宗教。这种宗教同样有它的福音,传教士、殉教者和背叛者。”“根据这个福音(即三色福音),不仅国家的形式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不能修修补补,只能重新改造,重新建立,即重新诞生。”

就是在《英吉利片断》中,海涅用最明确的语言宣称:“新时
代的英雄已经不是戴上王冠的头子,而是各国人民本身。”最后海涅用最最清晰的语言表述了他的政治信念:“你,我的人民,是真正的皇帝,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你的意志至高无上,比那‘此乃朕意’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合法得多,后者以神权为依据,除了剃度过的魔法师的欺人之谈之外没有任何保证。我的人民,你的意志是一切权力惟一合法的源泉。虽然你披枷带锁处于困厄之中,但你的正当权利最终必然胜利。解放的日子临近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的皇帝,黑夜已经过去,外面朝霞红遍。”

然而黑夜还没有过去,外面朝霞还未红遍,因此可以想象海涅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他的《游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召来了无数的敌人,被他的利箭飞矢击得遍体鳞伤的人,谁不咬牙切齿地反扑。仅举《哈尔茨山游记》为例,在德国其他地方,愚蠢的书报检查官,还误以为这是一本无害的《游记》,没有把它取缔,可是格廷根的教授们暴跳如雷,他们迫使当局在那里禁止此书发行。在《英吉利片断》的结束语里海涅这样写道:“当我写作《游记》第二卷和一边写作一边付印时,德国正处在受压抑、受束缚的时期。但是在该书出书前,在公众中已经有所传闻,说我的书企图重新唤起已被吓倒的争取自由的勇气,并且说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同样予以取缔。”

这就是海涅当时的处境。海涅一直经济拮据,一直病魔缠

身。他这样反抗当局自然也难得到叔父的谅解。在这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计，他之所以学习法律，甚至在一八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像梅林说的那样，采取了一个“会给他带来灾难的步骤”，改宗了耶稣教，都是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这张使他得以“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并没能给他带来每天所需要的面包。他只好应科达的邀请，到慕尼黑去参加《普通政治新年鉴》的编辑工作。正好当时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执行新政，招贤纳士。这位以思想开通的文艺保护人的姿态出现的国王，从北方网罗人才，来提高巴伐利亚的文化。海涅为之心动。恰好巴伐利亚的内务部长封·显克^①是海涅很熟悉的同乡，此人对海涅也颇有好感，海涅便产生了争取慕尼黑大学教授席位的幻想，给科达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与其说是使人吃惊，毋宁说是使人伤心的信：

男爵先生：

根据我昨天告诉您的情况来判断，您很容易了解，把我附上的三本书尽快地送到国王陛下的手里，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您如果去觐见国王，请您别忘了带上它们。如果您愿意向他暗示这位作家的态度，比他以前作品中所表现的要温和得多、善良得多，或许现在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许对我会大有好处。我想国王有足够的英明，定会视宝剑是否锋利，而不会根据它曾经用来行过善还是做过恶来评定它的价值。^②

这封信自然是战士海涅一生中的一大污点。采取隐恶扬善的办法否认它或者掩饰它都是错误的。然而如果因而就把海涅

① 埃特哈德·封·显克(1788—1841)，德国诗人，巴伐利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② 一八二八年六月十八日海涅给科达的信。

的一生战斗全盘否定，视他为叛徒，斥他为无赖，那是更加错误的。海涅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有软弱、动摇的时候。海涅始终希望摆脱经济上的窘困。他在《勒格朗集》中曾经提到古罗马诗人贺拉斯^①的著名法则：要求作家把作品完成后，在书桌里放上九年再予以发表。海涅带着嘲弄的口气说道：贺拉斯也应该给作家一剂单方，“怎么能空着肚子活上九年”。“不吃东西我连二十四小时也顶不住，更别说九年了，我的肚子不大懂得什么叫永垂不朽”。我们不想用这段话来对海涅的这个失误进行辩护，而是试图对此做出解释。我们庆幸的是，事实一旦教育他，国王是从来不会因为爱惜人才而宽恕他过去反抗斗争的历史，他便立即放弃幻想，继续战斗下去，而且越战越强。

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海涅欢欣鼓舞，斗志昂扬。“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支赞歌……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1830年8月10日日记）。于是他毅然决然离开祖国前往巴黎，决心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在祖国，形势对他已很危急，他迟早会有身陷囹圄的危险，这点他已有所预感，而且在五年之后，一八三五年，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敕令也证实了他的预感确有根据。这道敕令，把他误认为青年德意志派诗人的首领，放在黑名单的首位，作品被禁。如果他在德国就要遭到逮捕。

七月王朝使海涅失望，也使他成熟。他开始钻研圣西门的学说，和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他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